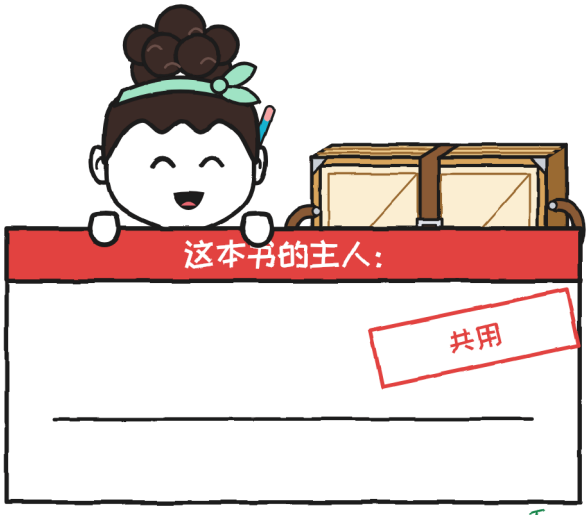


共用。我们都容得下。 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请折好还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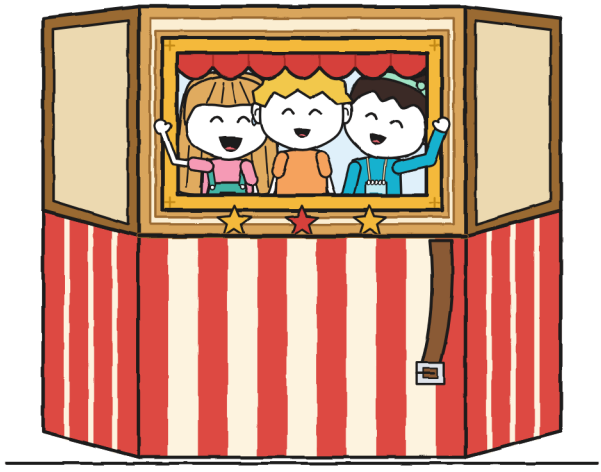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真的龙并不存在，包裹也不会飞回来。真正的搬运，请翻到最后一页。 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6

一个地方，给 三个人

LinguAula



（古尼的笔记本）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不可能快递 · 6
一个地方，给 三个人

系列的第六本书。前面几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《打雷前不要打开》《请退回》《面包屑，别在这儿！》《一个蛋糕，给两个人》。

文字与插图：LinguAula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inguAula · info@linguaul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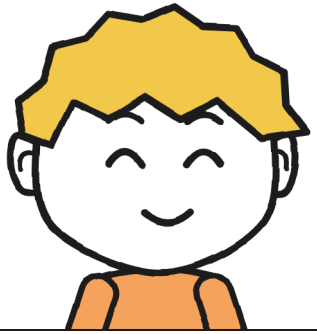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字体：Noto Sans SC、ZCOOL KuaiLe、Ma Shan Zheng、Andika、Patrick Hand、Caveat 和 Courier Prime（SIL OFL 许可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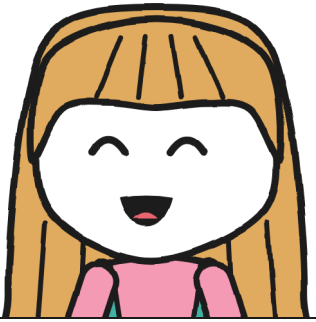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
linguaula.com

三个人抬。我已经挑好提手了。 —J.

谁是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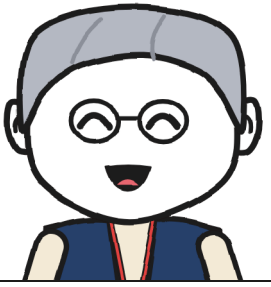
古尼。用厘米量东西。这个星期，他还数着另一样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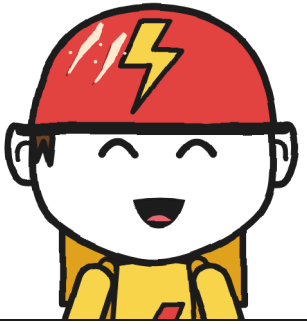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。认得路。要她讲清楚，是另一回事。



诺娅。胡莉塔以前就有的朋友。用步子量东西：步子随身带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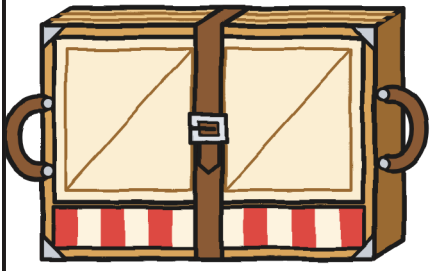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。管戏剧工作坊。她不说怎么走：她说“停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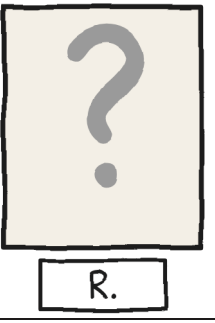
托尼奥。闪电快递的，也是店里的。他计时，不发表意见。几乎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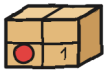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。把包裹借出去。箱子她不放手。



6号。一个装得进箱子的剧场。要是没人拉住绑带，它想在哪儿打开就在哪儿打开。



R.。寄件人。这一回，在一份清单里留下了一行字。



第1章

为什么要三个人？

5号笔记本的结尾是表盘上的两根指针，我就那样合上了它，没有叫哪一根让开。写完的笔记本就停在你合上它的样子。这是它们的好处：再也没有人能跟它们争了。

6号是橙色的。像橘子那样的橙色，要是你不着急，能一下剥完整的那种，一角也盖着店里的印章。玛拉把它放在柜台上，挨着那本粉色的，就去里间整理几个本来就已经整理好的箱子。玛拉从不把笔记本递给你：她把它放在你会看见的地方。

第一页，我有个传统。给2号，我写的是“正式”；给3号，“秘密”；给4号，“最终”；给5号，“安静”。四个带锁的词，四个都是胡莉塔比谁都先读到的，包括我。这一回，我找了一个已经把这件事算在内的词。

最上面，我写下“送货笔记本 6 · 古尼的”，这是该写的。下面，只有一个词：

共用。

我还留了半页空着，以防万一。我不知道是以防什么万一。很快我就知道了：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胡莉塔在柜台另一边。她没向我要笔记本；她用一根手指把它拉了过去，拔开绿色记号笔的笔帽，在那半页上写了起来，字大得一直写到页边，她想了想，又顺着页边写了下去。然后她盖上笔帽，一脸“不是我干的”，这种表情，在那家店里已经是人人都有的了。

第一页，我用我的字共用了。—J.

我量了一下它占了多少：整个下半页。我的词，连同我给它留的所有空气，占了上半页。两半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合理的分法。



老规矩，给没读过前几本笔记本就翻到这里的人：这家店叫不可能快递，是玛拉开的。玛拉是女巫，戴着紫色的帽子，她有一枚印章，盖下去的时候会迸出带着熄灭蜡烛味的火花。左边的架子上，她放着退件，也就是没有人送得出去的包裹，全是R.寄的。如果收件的人不用擦不掉的墨水在标签上签字，天一亮，包裹就会飞回它的架子。原来有二十个。胡莉塔和我已经送出了五个：一颗龙蛋，几颗长腿的种子，一个小铃铛，一套到达装备，还有给艾利亚面包店的一个架子。墙上，用绿色的字，写着“还剩15”。托尼奥，闪电快递的，在一只倒扣的箱子上有他的位置，挨着凳子。暂时的。

星期一，就是艾利亚留字条的第二天，我放学后直接去了店里。胡莉塔在柜台后面等我，手里拿着一个信封。它不是绿的，也不是蓝的，这是我认识的两种信封的颜色。它是青绿色的，而且没拆开。她用两根手指捏着一个角，像是烫手。

“是邮递员送来的。上面写着‘致不可能快递店’。我没拆，已经有一阵子了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二十八分钟，”托尼奥在他的箱子上看着表说，“街区纪录。”

他在店里也戴着头盔，上面有两道爪痕似的小杠，表戴在袖子外面，免得花时间去卷袖子。

我了解胡莉塔。一个封着的信封在她手里，只能撑到她找到封舌为止。二十八分钟不是耐心。是别的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

不是我的。不是我的信封，沉三倍。 —J.

玛拉用一个指甲把它拆开，没有多撕一点纸。信的字迹清楚，是大人的字，那种写到行尾也不会歪的字：

“我是艾琳，社区活动中心戏剧工作坊的负责人。更新清单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行字：‘折叠小剧场：待接收。’请问贵店有吗？31号星期六是街区挑战赛。如果小剧场能折好送到我们的院

子，由一支三个人的队伍抬来，我当场就签收。诺娅的队里有三个人的地方，眼下只有她一个。”

下面，是另一种笔迹，小而直，青绿色的：

“胡莉塔：是我！我现在在搞戏剧。带个人来，懂包裹的。—诺娅”

胡莉塔读到签名，嘴角一边翘了起来，只翘一边，就像想起了一件不打算讲的事。她轻轻地说了声“诺娅”，像说起一条走过上千遍的街的名字。

“一个人，懂包裹的。”那说的是我。“懂包裹”这几个字，我喜欢。“一个人”，就不那么喜欢了。



五点钟，她们俩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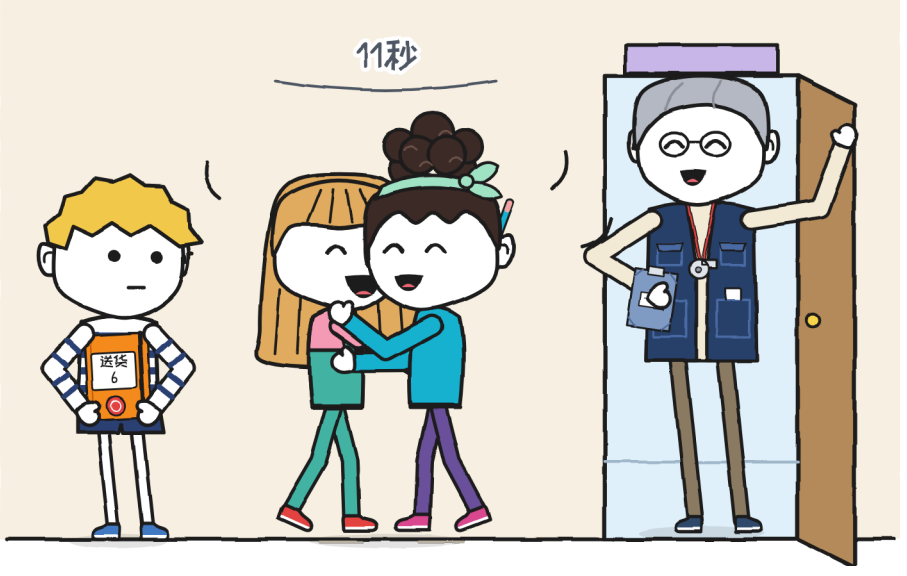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带着一个文件夹，一件藏青色、满是口袋的马甲，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。她留着灰色的短发，戴着一副圆眼镜，戴着它一格架子一格架子地把店看了一遍，像是没人要求，却在做清点的人。诺娅的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本小本子，耳后夹着一支青绿色铅笔。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卷发的发髻，用薄荷绿的头巾扎着；毛衣是青绿色的，和信封一样。她身上的一切，看上去都放在了该放的地方，免得去找。

胡莉塔没有掀开柜台的小门，从下面钻了出来，她们抱在了一起。她们抱了好久，久到我来得及量一量：十一秒。我站在一边，手里拿着笔记本。笔记本也有这个用处：让手里有点东西。

“这是古尼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他懂包裹。”

“你好，懂包裹的古尼，”诺娅说。她把我的名字记在了她的小本子上。

她把它完整地记了下来，连同她刚给我起的那个“姓”。从我站的地方，我看到我是那页纸上的第二行。第一行写着“胡莉塔”，下面有一道线，就像那些已经做完的事。



玛拉踩上蓝色小凳，从架子上取下6号。一个箱子，跟所有的箱子一样，不大也不小。标签上有五行打印的字：6号。院子工作

坊。从两道门进入。折好再送。最下面，照旧：寄件人：R.。四周，是九个“退件”印章。

“九个印章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‘两道门’，”诺娅念道，“哪两道门？”

艾琳不知道。玛拉也不知道。我在后面画了一个问号，这是我不知道什么、又想让人知道我注意到了的时候会做的事。

“我送过九回，”玛拉说，“星期一，缝纫组给我开门。星期三，合唱团。星期五，象棋组。‘工作坊？不是这儿。’没有人肯为一个工作坊签收。”

我一边听她说一边画，分成三格：玛拉，夹着箱子，站在同一扇门前，门里轮流出现一根带线的针、一个音符和一匹象棋的马，马什么也没说，因为下象棋的人是不出声的。下面，是箱子在天亮时从店窗飞回来。九次。

“戏剧是在院子里排练的，”艾琳说，“而院子里没有门铃。”

她打开文件夹，给玛拉看一张盖着中心印章的纸。玛拉把鼻子凑得很近去读，这是她要认真对待一件事时读东西的方式。

“现在它已经登记了：‘戏剧工作坊。负责人：艾琳。’工作坊现在有人签字了。”

“现在有人签收了，玛拉为什么不像送艾利亚的架子那样，装在她的箱子里送去呢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装在我的箱子里，我送过九回了，”玛拉说，“现在条件由收的人来定。”

“折叠小剧场是用来带到各个广场去的，”艾琳说，“我得看到我的孩子们能在街上搬得动它。要是搬不动，对我就没用。对我没用的东西，我不签。”

“这话我在一家面包店听过，”玛拉说。

读了那封信以后，我就有一个问题，我在它用完之前问了出来。

“那为什么要三个人？”

我是认真问的。一捆东西，两个提手；两个人，一人一个提手。我用手指数过，数出来是两个。

没有人笑。艾琳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，像看一块比想象中更合得上的拼块。

“好问题。星期二，在院子里，由你们来回答我。”

玛拉翻开她的册子，记下了她的条件。玛拉的条件总是一只手就数得完；我用我的手数了，还剩了一个大拇指：

- 6号：借来排练。
- 和艾琳或我一起出门。
- 折好送回。
- 在这儿过夜。

标签留在箱子上，箱子留在玛拉那儿。

如果它睡在自己的架子上，天亮时就没有地方可回了。
它还停在九个印章上。我问过了。 —J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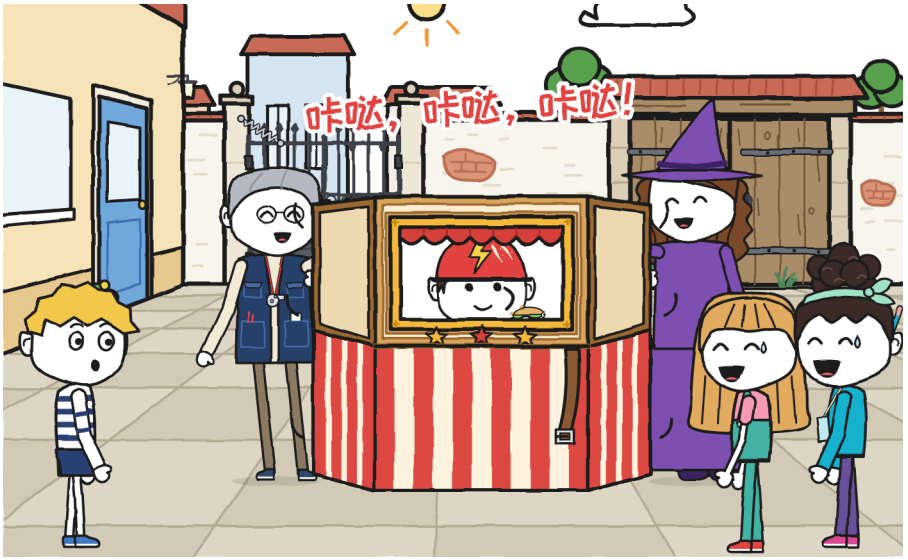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二，我们去了社区活动中心的院子。从人行道进去，要过一扇刷了好多层漆的铁栅门，它会自己关上：你一松手，它就慢慢地回来，咔的一声合上，像一只没人吩咐就坐下的狗。

玛拉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松开盖子。一出来，小剧场就长大了，就像艾利亚的架子。我已经不害怕了：我掏出卷尺。

合上的时候，它是一捆扁扁的木板和布做的板子，每边一个提手，一条绑带穿过一个有三个孔的搭扣。一米乘七十厘米，侧着放，厚一拃。栅栏门，开着一扇门扇，九十厘米。侧着放，它过得了栅栏门。那是容易的部分。

动手之前，艾琳想先看看它是不是齐全的。她松开绑带，把那一大捆转了个身。板子凭自己的重量自己打开了，一块接一块：咔哒，咔哒，咔哒。一个三面墙的舞台，一幅短幕布，后面那块板上有一扇带框的窗。

从窗口能看见托尼奥，他拿着一个三明治从人行道上走过。他嘴里塞得满满的。没法打招呼。他停了一会儿，被框在里面，戴着头盔，一边腮帮子比另一边鼓，像一幅在吃饭的时候画的大人物肖像。



“是齐全的，”艾琳说，“工作坊的规矩：手要放在提手上。合页那儿，绝对不行。转弯的时候，要有人拉住绑带。”

我原样记了下来。

艾琳和玛拉把它折起来，扣好了绑带。

“我们来试，”胡莉塔说。诺娅已经站在另一个提手旁边了。

她们没有互相看一眼来决定。甚至没有说出口：各人走到自己那一边，就像走到平时坐的椅子旁。

她们数到三，把它抬了起来。抬得动。她们绕院子走了一圈，慢慢地，胳膊肘微微张开，小剧场在两个人中间一点也不晃，像端得很稳的托盘。她们走到了栅栏门。栅栏门是关着的。

胡莉塔看着它。诺娅看着它。她们有四只手，四只手都占着。

我在两米外，两只手空着，还有一个笔记本。

艾琳在后面，文件夹抱在胸前，什么也没说。没说“帮帮她们”，也没说“你来”。

我用后背顶住了栅栏门。她们过去了。艾琳在文件夹里记了点什么。



那天下午，我发明了这本笔记本里的仪器。它是我这些年发明的第五个，排在颤抖计、红色计、这里计和噪音计后面，也是第一个量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好几个人同时的。我管它叫三人计，“每一段路，谁做什么”。每一段一行，三个格子，每个格子有一个小图：

- 抬：两只手握两个提手。
- 指路：说从哪儿走、什么时候。
- 开路：门、路沿、人。

第一行，“院子，第一次尝试”，我写了“胡莉塔和诺娅”，“胡莉塔和诺娅”，还有一个空格子。第二行，“院子，第二次尝试”，也一样，但在第三个格子里我写了“古尼”。

两个名字重复，一个格子空着：不能通过。格子填满了，就能通过。我有了答案给艾琳，而且是我自己的。

我还记下了另一件更小的事：“栅栏门，一块石头也能顶住。”

我写它的时候，铅笔几乎没用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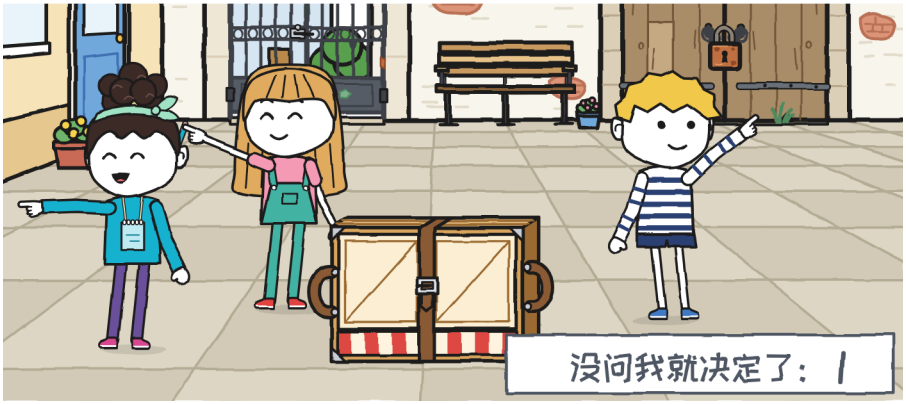
还得弄懂那张标签。

“两道门，就是栅栏门的两扇门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得把两扇都打开，”诺娅说。

“我们可以先从外面量一量围墙，”我说。

我们三个同时指了出去。胡莉塔指栅栏门。诺娅指工作坊的房间。我指街道。



“回头再说，”她们俩说。

她们同时说，用同一个调子，像是排练过的。大概真的排练过。排练了很多年。

我一个人去了。我从栅栏门出去，它在我身后咔的一声合上，然后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，用卷尺一段一段地量，把每个数字记在垫在膝盖上的笔记本里。围墙很长，朝着一条有静水气味的小巷。就在那儿，拐角处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。

我匆匆回来，脑子里装着那样东西，卷尺还没收，在人行道上拖着一米黄色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胡莉塔和诺娅正在笑一件我来这个街区以前发生的事。她们用肩膀笑，不出声，诺娅碰着胡莉塔的胳膊让她停下，胡莉塔停不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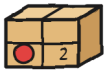
我张开了嘴。

“已经定了，古尼，”胡莉塔说，“就是两扇门。”

在页面下角，小小的，用铅笔，我写下：没问我就决定了。旁边，一道小杠。我是张着嘴写下它的。

我闭上了嘴。也合上了笔记本。

那道小杠，我两天以后才看到。是我的。—J.



第 2 章

谁认得路？

星期三该走第一趟路了：从店里到院子，走街上，小剧场扛在身上，人们看着。我下午的课都用来在一张卡片的页边画三人计了，加了新的一行，格子都空着，好让我们三个人来填。

我到店里的时候，三人计已经填好了。用的是绿笔。

胡莉塔翻开了我的笔记本，翻到仪器那一页，用她那种广告牌似的字加上了一行：“店 → 院子”。在“抬”的格子里写着“古尼和诺娅”。在“指路”的格子里，“胡莉塔”。在“开路”的格子里，又是“胡莉塔”。记号笔还放在上面，没有盖帽，像一件没人费心藏起来的证据。

“你和诺娅抬，”胡莉塔说，“我指路，因为我认得路。我走在前面，所以也由我开路。”

“我们是路上想好的，”诺娅说。

她说这话不是为了赢。她说得像是给人指一个地址：因为是真的。她们从什么地方一起过来，一路上想好了。我在我的路

上，也想了同样的事，但是在一张卡片的页边上，那不算“路上”。

绿色的不擦。第二道小杠。



“出发前我们可以先画一张平面图，”我说，“把转弯编上号。”

我脑子里已经画了一半：店门，路沿，鞋店，小广场，转弯处的数字写在圆圈里，像火车的站点。

“不用平面图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一路直走，走到瘸鱼那儿。”

诺娅笑了起来。胡莉塔也是。不是小声的笑：是那种从一个人开始，在第一个人还没笑完的时候就传给另一个人，再传回来，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是谁在笑的笑。

“哪条鱼？”

“瘸鱼就是瘸鱼，”诺娅说，还弯着腰。

“说来话长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而且特别精彩，”诺娅说。

我等着。我的铅笔悬在空中，准备记下那个故事，说不定对走路有用。她们没有讲给我听。她们慢慢平静下来，用袖子擦着眼睛，可是只要一个人看另一个人，就又来一点，像打嗝。

我放下了铅笔。第三道小杠。

玛拉在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把小剧场从箱子里拿了出来，箱子留在里面，连同它的标签和九个印章。诺娅把绑带扣在第一个孔上。

“这样到了以后解开得快。”

这是个好理由。我记了下来：“1号孔：解开得快。”别的我没记，因为别的我还不知道。

我走在前面，诺娅走在后面，各用一只手握着自己的提手。前面能看见街道。后面只能看见小剧场：一米的木头和画了画的布，离鼻子只有一拃，像走在一个大衣柜后面。诺娅的另一只手放在靠近绑带的地方，是习惯，或者是艾琳的规矩，她还小声数着。数步子。从前面我听得见：“……二十一，二十二……”，用的是别人哼歌的那种语气。

艾琳走在最后，拿着文件夹和哨子。她不说怎么走。遇到路沿的时候，她说“停”。她只说一次，不提高声音，我们就停下来，仿佛整条街都和我们一起停了。

胡莉塔开路开得很好。她走在前面几步，倒着走，挥着手臂，像在倒一辆卡车。

“借过，有个剧场过来了！”

鞋店阿姨走到门口来看，手里拿着一只系到一半的鞋。一位先生带着一条狗，在一个楼门口等着；狗也在等，这更难。很远的地方，在街区的另一边，响起了一阵铃声。叮铃。

“闪电正在排练他们的挑战，”诺娅说，“他们骑自行车，带着一个信封。我们走路，带着这个。”

“带着这个不能跑，”艾琳说。

托尼奥星期一告诉过我：闪电快递的每一站，三个人都得一起到，不然不算。我当时就记下了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



我们来到喷泉小广场。它是圆的，周围有长椅，还有一些谁也不让路的鸽子。胡莉塔回过头，喊出了指示，就朝着中心跑去，好去扶住栅栏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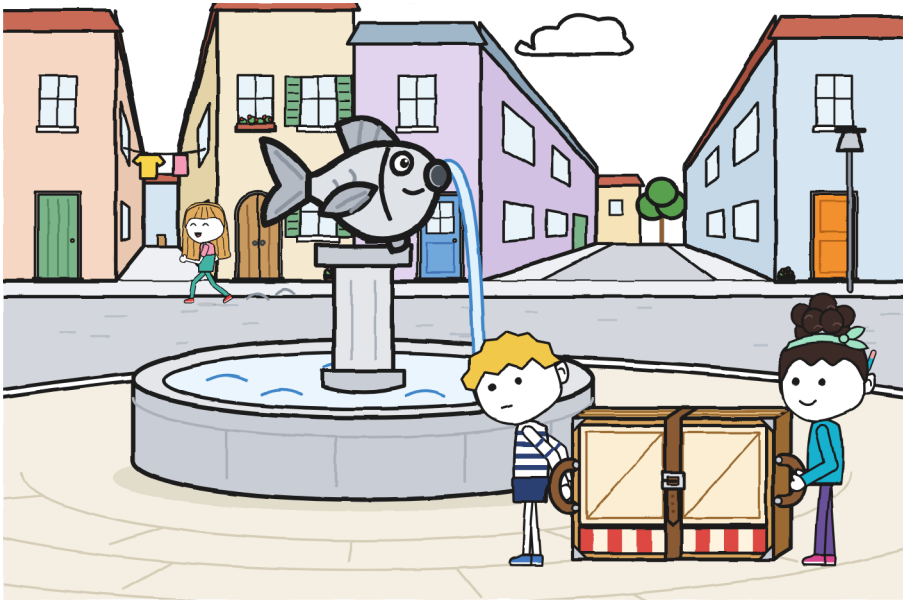
“到瘸鱼那儿，拐弯！”

然后她就不见了。她的背带裤在两个人之间闪了一下，然后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喷泉中间有一条石头鱼，在一根矮石柱顶上，嘴巴张着，像是要说什么，又想了想作罢。我仔细看了看。从我这一边看，它所有的鳍都在。

我想得很快，这可不是我的强项。我的强项是想得慢，还要有一把尺子。可是小剧场很重，诺娅在后面什么也看不见，街道还在我们周围走着。我把笔记本顶在提手上，写了两行：

1. 喷泉里的鱼：鳍都看得见，一个不缺。不是瘸的。还会有另一条鱼。
2. 拐弯：往哪边？左边，窄街。右边，宽街。小剧场走宽的地方更好。



下面，一个粗粗的箭头，指向右边。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推理。唯一错的是开头。

“我现在拐吗？”我朝后面问。

“到瘸鱼那儿！”诺娅在小剧场后面说。

诺娅除了木头什么也看不见。从那儿看，瘸鱼只是一个词，而那个词说得没有错。

我接着找另一条鱼。我看了楼门，看了招牌，看了一家后来发现是五金店的鱼铺。没有。我向右拐了。



没有人说“转弯”。没有人拉住绑带。在第一个孔上，搭扣撑不了多久。

咔哒。咔哒。咔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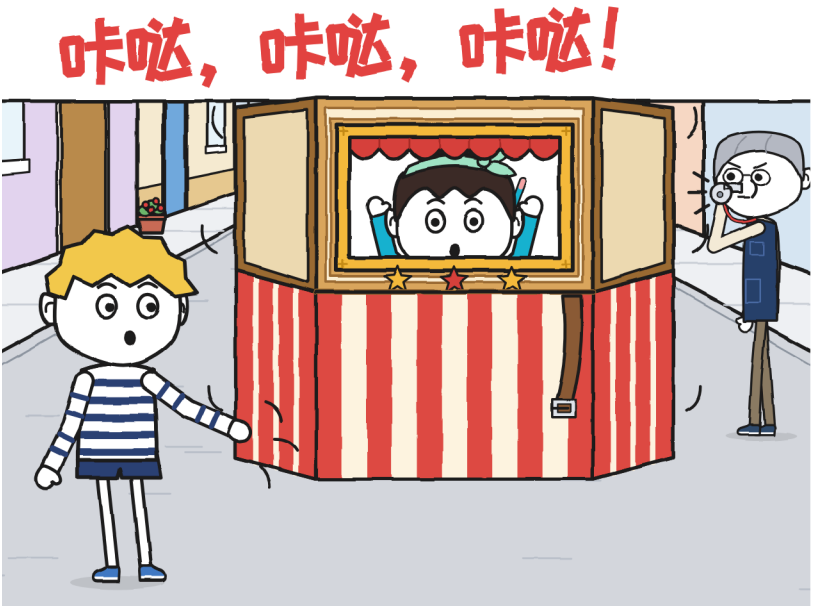
板子慢慢地打开了，一块接一块，围着诺娅，像一颗有人从里面剥开的洋蓟的叶子。艾琳吹了哨子。声音停下来的时候，街中间有了一个剧场。剧场里面，是诺娅。

“你好，”她从窗口说。

她的手举得高高的，远离合页，就像别人教她的那样。绑带一直垂到地上。我手里还握着我的提手，它已经不是任何东西的提手了：它是舞台的边。

艾琳看了看诺娅的手。然后看了看我的。她看得很认真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，两面都看。都好好的：板子很轻，打开得很慢。

“谁指路的？”她问。



没有人回答。指路的那个人，正在两条街以外扶着一扇栅栏门。

我们把它折了起来，艾琳和我，手放在边杆上，不慌不忙，一块板子一块板子地折。诺娅已经站在外面，扣好了绑带，这一次还拉了两下。这时我量了一下：从我的脚到喷泉，四米。我把卷尺还拉在地上，从我的鞋到石头的边，就这样记下了。

胡莉塔跑着回来了。

“可是明明是在瘸鱼那儿！”

“哪条瘸鱼？”

“那条！”她指着喷泉，“在左边。一直都是。”

“‘一直’，是在我来之前。”

我说这话没有生气。我说得像是更正一个日期。胡莉塔的胳膊朝着喷泉多伸了一秒钟，然后她转向艾琳，艾琳的文件夹是翻开的。

“是古尼迷路了。”

我没有迷路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儿：离喷泉四米。我刚刚量过。

诺娅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小本子合着，贴在毛衣上。艾琳记了点什么。她没说是什么。

这件事她们也是没问我就决定了。第四道小杠。

我是大声说的，还当着别人的面。我知道。—J.



她们让我看了鱼的另一面。我们三个绕着喷泉走，折好的小剧场在诺娅和我中间，艾琳在后面。它少了一片鳍，左边的那片。从沿着店的那条街走来的地方看不到：鱼把好的一面给你看，像拍照时摆姿势的人。要看到它，得先知道它不在。

我把它两面都画了，并排放着。同一条鱼，两条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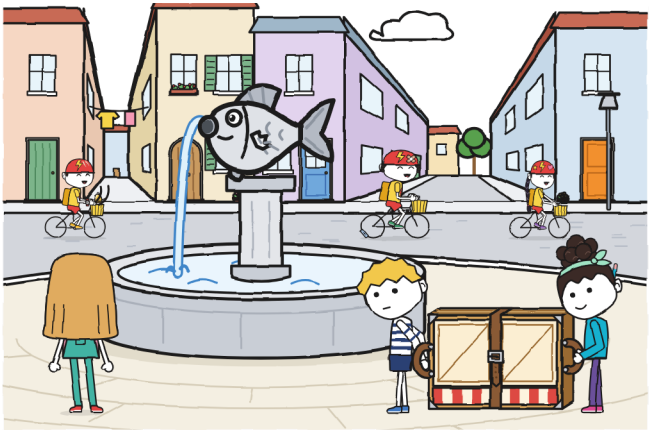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把转弯重走了一遍。我们往回走了几米，走到街口，又做了一次，这一回胡莉塔在我旁边。第一次，我说“转弯”说得太早，诺娅在一个楼门前拉住了绑带，白拉了。第二次，太晚：半个小剧场已经在弯里，诺娅在摸索着找绑带。第三次成了。成

得很好，没有咔哒。可是没有人说话。连总是说话的胡莉塔也没说。

这时闪电从马路上过去了：佐伊、布鲁诺和托尼奥，排成一列，手握着车把。拐角处叮铃一声。佐伊在前面，辫子在风里飘；布鲁诺在中间，信封放在车筐里；托尼奥最后，一根手指按在铃上。他们绕着喷泉转了一圈，没有刹车，也没有碰到彼此，彼此的距离一直一样，像永远追不上的钟表指针。

“第一站，一次就过，”托尼奥经过时说。

他不是对我们说的。托尼奥大声报出数据，哪怕没有人听；这就是他像闪电的地方。可是我们听到了。



胡莉塔的两条胳膊垂着。胡莉塔的胳膊从来不垂：它们去，来，指，开路。那天下午，铃声远去的时候，它们垂在两边，像两个没有小剧场的提手。

我们到院子的时候，几乎天黑了。最后一段路不用指路：栅栏门就在眼前。胡莉塔用手扶住它，没有说“借过！”。玛拉在里面等着我们。她把小剧场收进她的箱子，带回了店里，让它睡在自己的架子上。

我把今天的事记在三人计上，在绿色那一行下面，又加了一栏新的，窄窄的，用铅笔：“打开了 · 重来3次”。三个格子都有名字，可我们还是在街上开出了一个剧场。三人计少了点什么。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在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和我在问题不属于街区而属于仪器的时候画的一样大。

我的名字在那一行里出现了两次。而我，两次都不在。——J.



回到家，晚饭以后，我坐在桌前，开着台灯，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。

我在那儿画了星期二在围墙后面发现的东西。小心地，用尺子，用我把笔记本垫在膝盖上记下的米数。画得很好。好得我拿着铅笔，对着它看了好一会儿。

妈妈从门口探进头来，对我说晚安。那时我的手已经盖在了画上。她说了晚安，看了看我的手，没有问，关上了门。

虽然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还是用手把它捂住了。一边露出一块围墙和半把锁。

我想：“明天她们还会出错。到时候我再拿出来。”

我觉得这是个好计划。连时间都定好了。

这一页我是星期四读的。我不喜欢。我星期三写的那页，也不喜欢。 —J.



第 3 章

古尼的平面图管用吗？

那天晚上，手捂累了的时候，我把整张平面图画完了。

从上面看的院子，就像鸽子看到的那样。围墙一段一段量过，数字是星期二我垫在膝盖上记下的。栅栏门，带着它自己关上的箭头。喷泉，那条鱼画的是它坏的那一面，免得再骗到谁。店在一个角落里，小小的。三段路，编了号，写在圆圈里。围墙后面，是星期二的那样东西。

我画得很好。是我画过的最好的几张之一，而我画过很多。我把台灯斜过来，免得铅笔投下影子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我把它对折了两次，用指甲把折痕压紧，夹进笔记本里两页毫不相干的纸中间。



星期四，在店里，诺娅在数数。

她站在人行道上，橱窗前面，朝路沿走去，步子又大又一样，也不看自己的脚。她看着前面，看着要去的地方，嘴唇在动。

“从门到路沿，六步。从路沿到路灯，十一步。”

“这个要用卷尺量，”我说。

“我用步子量。我一直带着它们。”

我想了想。这是真的：卷尺得拿出来，拉开，用脚踩住，然后它自己卷回去，咬你一口手指。步子可不会落在家里。

“你的一步有多长？”

“一步。”

我给她量了一步。我在店里的地上拉开卷尺，诺娅在上面迈了一大步，她那种，想都没想，像签名一样。我弯下腰看刻度：五十八厘米。她记在她的小本子上。我记在我的笔记本上。两种字迹写的是同一件事：“诺娅的1步 = 58厘米”。

“你的呢？”她问。

我不知道。我量了一下。我在卷尺上迈了一步，正常的，上学路上的那种，诺娅弯下腰去读，因为我从上面不挪脚是看不到的：五十一厘米。她也记了下来。我一辈子都带着步子，却从来没数过它们。

胡莉塔在柜台后面看着我们，双臂交叉，一边的眉毛扬起，像一个人看见两只表走着同一个时间。

我原来以为诺娅会是另一个胡莉塔。她不是。诺娅会数数。

我们和艾琳一起去了院子。胡莉塔和诺娅想试试她们的主意：把栅栏门的两扇门都打开。

第一扇会自己开，自己关：我们知道。第二扇没开。她们两个一起拉，各用两只手，脚蹬在地上，胡莉塔涨红了脸，诺娅大声数到三，数到三的时候，什么也没发生。艾琳弯下腰看。它上面是漆盖着漆，地上还有一颗螺丝把它钉死了，粗得像一根手指。

“那就是标签写错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肯定，”诺娅说。

她们两秒钟就决定了。我数了。我拿出铅笔准备画小杠。这是第五道。

我没有画。

铅笔停在离纸一指远的地方。我看着页角那一排小杠：四道，画得很好，直直的，一样大小。我画得很仔细。可是少了一道。

星期二，在围墙后面，我也没问任何人就决定了一件事：不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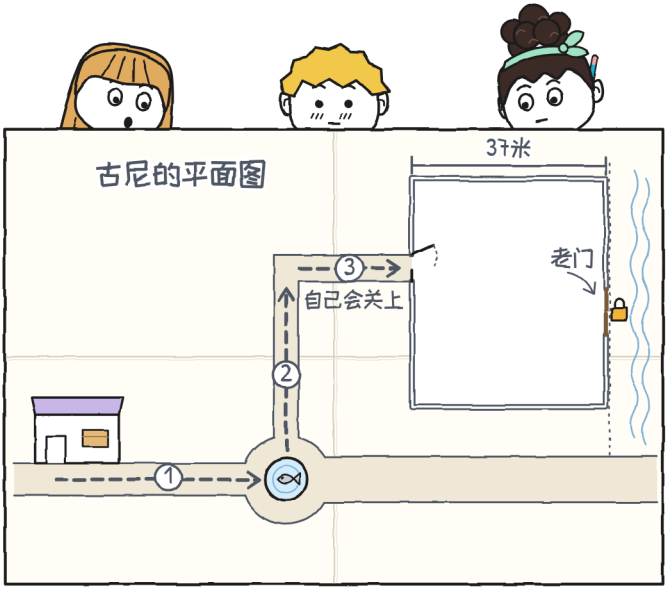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没问我就决定了”下面，同样的字，用铅笔，我又写了一行：没问她们就决定了。还有一道小杠。画得比别的歪。

“标签没有错，”我说。声音比我想的大。“院子还有另一扇门。在后面，运河那条小巷里。很旧，上了锁。我星期二发现的。”

我从纸页中间抽出平面图，摊开在折起来的小剧场上，它放在地上当桌子。折痕把它分成四块，十字形，像一扇窗。

“星期二？”胡莉塔说。

“星期二。我留着，好以后证明我是对的。”



三个脑袋凑到纸上。围墙：三十七米。栅栏门，在一边，写着“自己关上”。在另一边，一扇两扇门的门，上面画着一把正面的锁，好让人看清楚：老门。

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。我量了：很长。围墙那边传来下棋的声音，一枚棋子对着棋盘，偶尔一下，像一座不着急的钟。

“好，”诺娅说。然后她把那扇门抄到了她的地图上。

她用青绿色铅笔抄的，很仔细，用笔尖数着我平面图上的小格子，好把它放到位置上。她什么也没再问。对诺娅来说，一扇存在的门，就是一扇要记下来的门。

胡莉塔没有说“好”。她的脚在动。她的红鞋在院子的地上来来回回，嗒，嗒，嗒，是我熟悉的节奏：那些不会马上说出来的事。

“昨天要是有它就太好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昨天，平面图就在笔记本里，我量着从脚到喷泉的四米，而诺娅在一个剧场里面。

院子里没有角落。我也没有找。我就站在原地，平面图摊着，两只手压在上面，免得风把它带走。

我没说“好”，因为还不是真的。—J.



我们三个一起去看了它，艾琳也来了。我们从栅栏门出去，它在身后咔的一声关上，然后绕着围墙走。诺娅数着，小声的，用嘴

唇：六十四步。我已经有了：三十七米。我心算了一下，六十四乘五十八，得出三十七多一点。是一样的。

我说出来的时候，诺娅看了我一眼。她什么也没说，但在她的步子旁边写下了“37米”，我也在我的米数旁边写下了“64步”。

运河小巷很窄，有一股静水的气味。尽头能看见栏杆，栏杆后面是运河，流过去，不看人。老门是木头的，两扇，宽得像巨人的床。诺娅从一边量到另一边：三步。我量了：一米七十五。差不多两个栅栏门。木头被雨淋得发灰。那把锁，锈比锁还多。

胡莉塔用一根手指碰了碰，只用指尖，像碰一个可能会咬人的东西。

“关了好多年了，”艾琳说，“我一直看到它是这样。”

艾琳在中心的登记册里找，登记册在她的文件夹里，一页一页，拇指蘸了口水翻过去，翻到一张黄色的纸。

“在这儿。这扇门还在用的时候，进院子有两个地方：栅栏门，或者这里。当时叫‘两道门的院子’。所有的小组里，只有戏剧在院子里排练。”

那页纸上有一张旧平面图，用墨水画的，画着院子和它的两扇门，还有一行标题：两道门的院子。和我的很像。更旧，量得更差，但是很像。我数了数门：两个。我的也是两个。这是第一次，别人的平面图证明我是对的，而且是在我还不知道这个街区在哪儿的很久以前，有人画的。

“那么标签不是谜语，”诺娅说。

“是一个地址，”我说。

“院子作坊。从两道门进入。”写得没错。只是旧了。

玛拉后来说，她见过那把锁九回。她以为一扇关着的门，就不算数了。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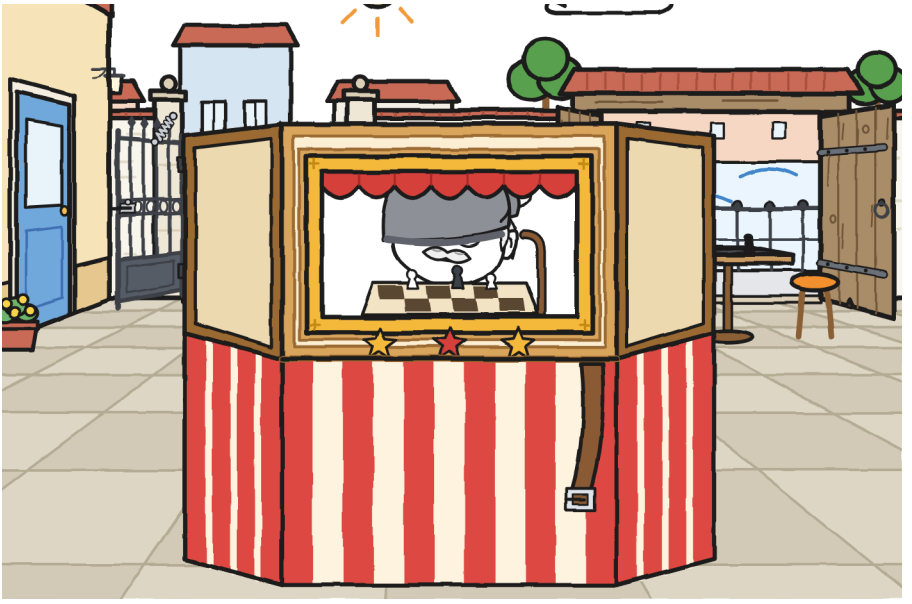


钥匙在文件夹里，放在一个信封里：“老门。别弄丢。”艾琳用两根手指把它拿出来，看它的样子，像看一个很久不见的人，然后打开了锁。费了劲。起初转不动；然后突然转开了。门发出一声船一样的响声。

里面，院子里，下棋的人已经把桌子搬到太阳底下。没有人抬头。一扇关了好多年的门在他们身旁打开，发出船一样的响声，下棋的人却不抬头：这也是一种下法。

艾琳把小剧场在中间打开，看看两道门之间能留出多少地方。她和诺娅一起打开的，两个人的手都放在边杆上。咔哒，咔哒，咔哒。绰绰有余。

从小剧场的窗口能看见安东尼奥先生，贝雷帽压在眼睛上，手杖夹在两膝之间，对着一副棋盘。他在想下一步。还轻轻打着呼噜。我把他留在窗框里看了一会儿，一动也不想动，免得改变了这幅画。



“星期六我两扇都打开，”艾琳说，“自行车从老门进，从运河小巷过来。要抬的东西走栅栏门，从人行道来。这样不会碰在一起。”

“可是老门更宽，”胡莉塔说，“而且它不会自己关上。”

“栅栏门是你们的。要是工作坊把小剧场带到某个广场去，会遇到更糟的门。”

胡莉塔张开了嘴。她张了一会儿，话已经准备好了，却没有说。她看看诺娅。又看看我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这是整个星期里的第一次。我用日期记了下来：“星期四29号。你说呢？”我是在回答之前记的，免得我想答案的时候，忘了问题。

我说栅栏门，但要先练。诺娅也是这么说。胡莉塔说好，这一次一半是真的。比以前多了一半。



后来我们修了仪器。我们把它放在折起来的小剧场上，它已经是我们一向的桌子了，虽然才当了两天。它有三个格子，没有一个管得了昨天的事，也管不了我的事。

新的格子是我们三个一起画的。我画方框，用铅笔。胡莉塔写名字，用绿笔。诺娅画小图，用青绿色：一张嘴，旁边有几道线，像收音机发出来的。

- 提醒：说出自己知道的事。

在星期三那一行，新格子里，胡莉塔写了：“没有人”。在星期二那一行，我写了：“古尼，没有”。我写得很慢，用我一贯的字，不大也不小，没有擦掉。

三人计有四个格子。我不抱怨。第四个最难。—J.

我们经过喷泉回去。天快黑了，水变成了笔记本的颜色。我在鱼前面停下，站在它瘸的那一边。它少了鳍，和星期三一样，不过现在我已经会看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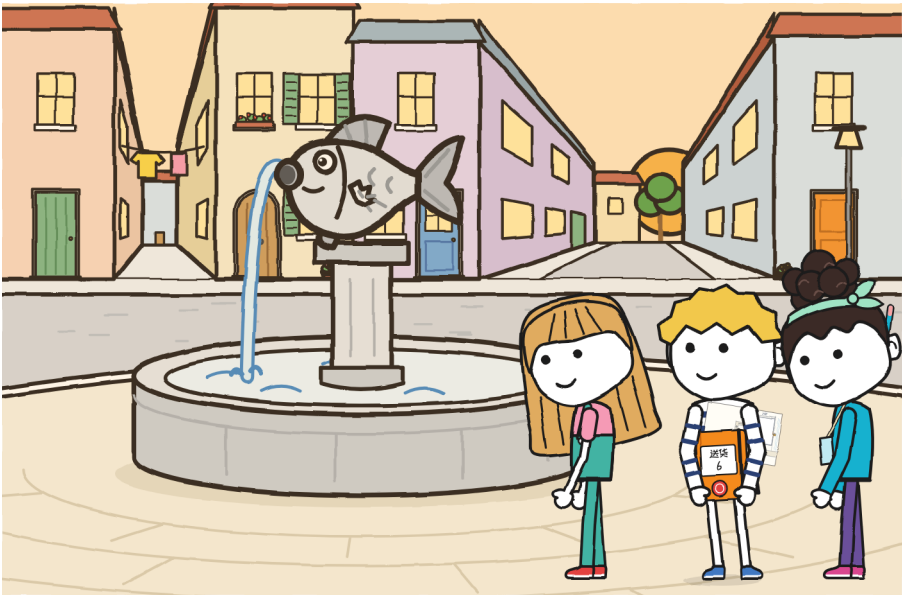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给我讲讲那个故事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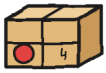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和诺娅互相看了一眼。她们没有笑。有什么东西露了出来，是星期三那阵笑的一个角，她们各自收了起来。

“很长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星期六，”诺娅说，“要是到得了的话。”

这不是拒绝。我把平面图放回笔记本里，这一次没有折，一半露在外面。





第4章

谁都能指挥吗？

星期五，托尼奥来到店里，带着表、一支铅笔，还有闪电的报名表，用夹子夹在一块小板上。他把它放在柜台上让我们看，像放一个还没赢到的奖杯。

街区挑战赛 · 31号星期六。队名：闪电。下面是三个编了号的名字：佐伊，托尼奥，布鲁诺。全是同一种尖尖的字，不是托尼奥的。没有一个名字被划掉。

“是佐伊写的，”他说，“布鲁诺念给她写：‘布鲁诺，布料的布。’”

“那佐伊呢？”

“她写的是布鲁诺。布料的布。”

我核对了。那个“布”字在，而且写得很稳，是有人盯着你的铅笔时才会那样写的。

然后他在他的箱子上坐下，就是那个“暂时的”箱子，把表按到零，咔的一声，全店都听见了。

“今天我计时。我不发表意见。我记下哪里要重来。”

托尼奥是闪电的，也是店里的，那天下午他好像已经想好了怎么同时做这两件事：小板上，是他队里的表；手腕上，是我们的时间。



有三个主意，一人一个。诺娅的：接力。三段路，每一段由不同的人指路。我的：指路和开路由同一个人来做，就是那个空着手的人，因为抬东西的两个人只看得见小剧场；我知道，因为星期三我就是其中一个，我看到的主要是画了画的布。胡莉塔的：现在就开始。

我说先要看整条路，在平面图上。

“我们走着看，”胡莉塔说。

她赢了。走着看，路看得非常快。

“第一段谁指路？”诺娅问。

我们三个同时指了出去。星期二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一回，每个人指的是不同的地方：栅栏门、工作坊的房间、街道。这一次没有人指地方。我指诺娅，诺娅指胡莉塔，胡莉塔指我。三条胳膊围成一圈，像一个不打算转的车轮的辐条，中间的地上，是折起来的小剧场。没有一个人指自己。

托尼奥头也不抬地记下了。艾琳在门口等着，文件夹抱在胸前，也不发表意见。那天下午店里有两个人不发表意见，还有第

三个，玛拉，她从来不大声发表意见，所以计划是我们转着圈订出来的：

1. 店 → 喷泉：胡莉塔指路。
2. 喷泉 → 拐角：古尼指路。
3. 拐角 → 院子：诺娅指路。



在抬起小剧场之前，胡莉塔说：

“有件事。”

她没有预告。她站到了我的面前；不是小剧场前面，不是诺娅前面，不是门前面：是我前面，双臂贴着身体，像把它们绑了起来，免得跑掉。

“星期三我给了一个只有诺娅听得懂的指示，然后我说你迷路了。”

她没再说别的。不用了：全都在里面了。发生了什么，是谁做的，对谁做的。我要说同样的话，得用一页纸，页底还得加一条带星号的注。

我看了她的脚。胡莉塔的脚是为了走开而生的；她说话的时候，两只脚总有一只已经往别处去了。这一回，两只都不动，并在一起，钉在地砖上，像停好了车，拉着手刹。我身后，诺娅的手已经放在提手上，盯着地面，非常有兴趣的样子，免得打扰。托尼奥的铅笔停在离纸一厘米的地方。

“好，”我说。

我是星期四从诺娅那儿学来的。它整个儿地说出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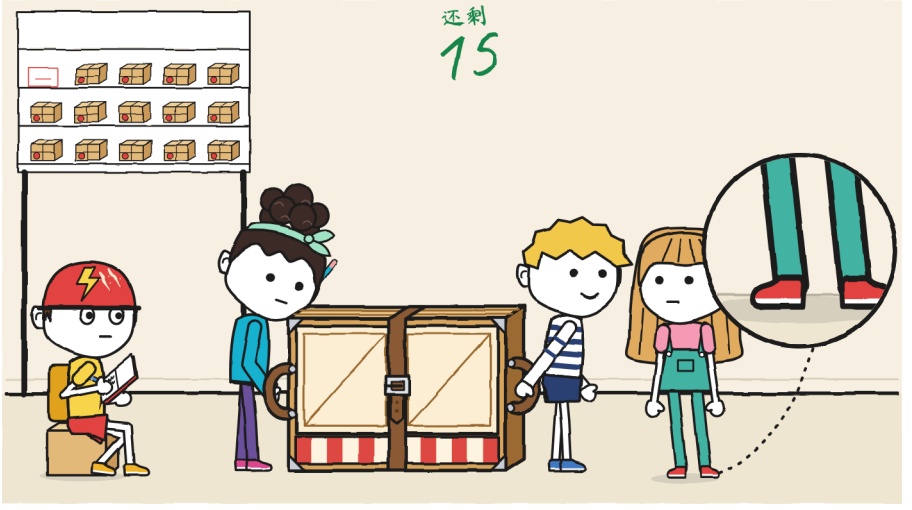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会不问一个问题就接受任何东西，所以我问了一个：

“鱼缺的鳍在哪一边？”

“左边，从你来的方向看，”胡莉塔想都没想就回答，像是背熟了的答案，“到喷泉，向左转。我提前五步告诉你。”

“这才是指示。”

有边，有地方，有提醒。我原样抄进了笔记本，连同那句“从你来的方向看”，那正是星期三缺的东西。



两只脚都不动。去看图验证。 —J.

第一段。诺娅把绑带扣在第二个孔上。我说第三个更牢。

“第三个解得慢，”诺娅说，“而且到了以后要赶时间。”

我说了一次，大声说的，然后输了。提手一样沉。

我们出发了。艾琳最后，十步以外，拿着文件夹；托尼奥在马路上，推着自行车，眼睛盯着手腕。胡莉塔走在前面三步，到了小广场的入口，她朝左举起一条胳膊。

“五步……向左转弯！”

“绑带！”诺娅说。她拉住了。

我们绕着瘸鱼转，好像一直是这样做的。从我这边看，鱼还是什么鳍都有；我已经学会不相信它了。一声咔哒也没有。

“第一段：六分钟，”托尼奥说，“重来：没有。”



在喷泉那儿我们换了。胡莉塔和诺娅抬，我空着手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指挥铅笔以外的东西。

我准备过了。前一天晚上，在台灯下，我在平面图上量过那条窄街：两处路沿，一个凸出来的楼门，一块会晃的井盖，一条斑马线。她们的近路，斜着穿过没有线的地方。我的路，下路沿，从斑马线过，再上去：多九步，还有两个“停”，另一条路没有。我全都编了号。可是平面图上没有老太太。

我这样指路：

“三步。停。路沿。上。两步。停。一位女士。”

那位女士迎面来了，推着一辆购物车。

“下午好。”

她回了礼。我没有放下手。

“女士先过。四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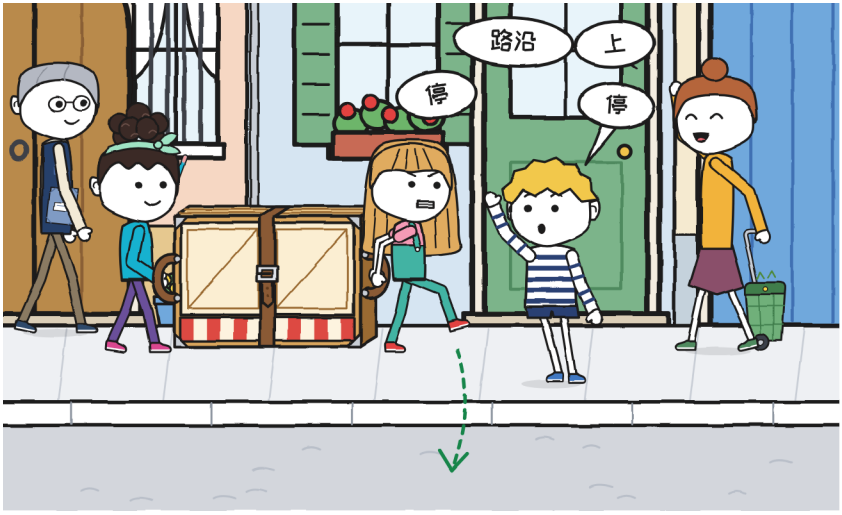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侧着走的，像螃蟹，像交警，一只手举着。举着的手是交警唯一有的东西，而公共汽车听他的。“停”是星期三我听艾琳说的：她从来不说从哪儿走；有路沿的时候她说“停”。当时我觉得太少了。从指路的人的位置看，它太多了：它是唯一一个能同时叫住两个人、一个剧场，必要时还有一位女士的词。

“停。井盖。从边上踩，不从中间。两步。”

胡莉塔走在前面，抬着她的提手，一声不吭。这在胡莉塔身上，是一条新闻。她的脚自己往近路去：斜着出去，像手伸向熟人家的门铃，在半空停一下，又回到我的线上。她把它还给了我的路。我看她这样做了四次。第四次她抿紧了嘴唇，一直到拐角都没有松开。

诺娅在后面，嘴唇在动。我以为她在数步子，她总是这样。马路上，托尼奥看看表，再看看我，再看表，像在比较两样谈不拢的东西。

“停。拐角。”



我们到了。没有人需要往回退。

“第二段：十一分钟，”托尼奥说，“这是我这辈子计过最慢的一次。重来：没有。”

十一分钟，很多分钟。我无所谓。分钟是托尼奥记的；另一件事是我记的，用小字，免得被用光：这是我第一次指挥一样东西，而不用重来。

“你说了十四次‘停’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我数了，”诺娅说，“十五次。”

原来她不是在数步子。

“多了六次，”胡莉塔说，“可是我全都照做了。”

“一次也不多，”我说。

“六次。”

托尼奥没记谁对。他记的是数字：“‘停’：15（诺娅数的）”。胡莉塔拔开记号笔，在旁边用绿色画了一只蜗牛，戴着闪电的头盔。托尼奥看了好一会儿。他没有擦掉。在托尼奥的表上，什么都不擦。

我一次也没争。我的牙咬得发疼。 —J.



第三段，从拐角到院子。胡莉塔和我抬；诺娅指路，拿着艾琳发给每支队伍的挑战赛地图。

走到二十步，运河小巷的开头，她停住了。

“不对。”

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地图让我们从这儿进。一直到老门。可我们是走栅栏门，它在另一边。”

胡莉塔开始转身去看，整个小剧场跟在转身后面，绑带上没有人。

“放地上，”我说。

“我们看一秒钟再走。”

“先放下。再讨论。”

胡莉塔看看绑带，看看我，放下了她那一边。我放下了我这一边。小剧场停在人行道上，平平的，听话的，这是它最好的样子。

我把我的平面图摆在她的地图旁边，放在小剧场上，它又一次当了我们的桌子。从星期四起我就不折它了，看得出来：它占了半本笔记本，从上面伸出来，像一条舌头。挑战赛地图上只画了一个入口，一支红箭头，而且不是栅栏门：是老门。带锁的那一扇。星期二我一个人发现、然后闷了两天不说的那一扇。

“这是旧地图，”我说，“是从前从那儿进的时候的。”

诺娅用一根手指点在她的上面，我点在我的上面。同一个地方，在两张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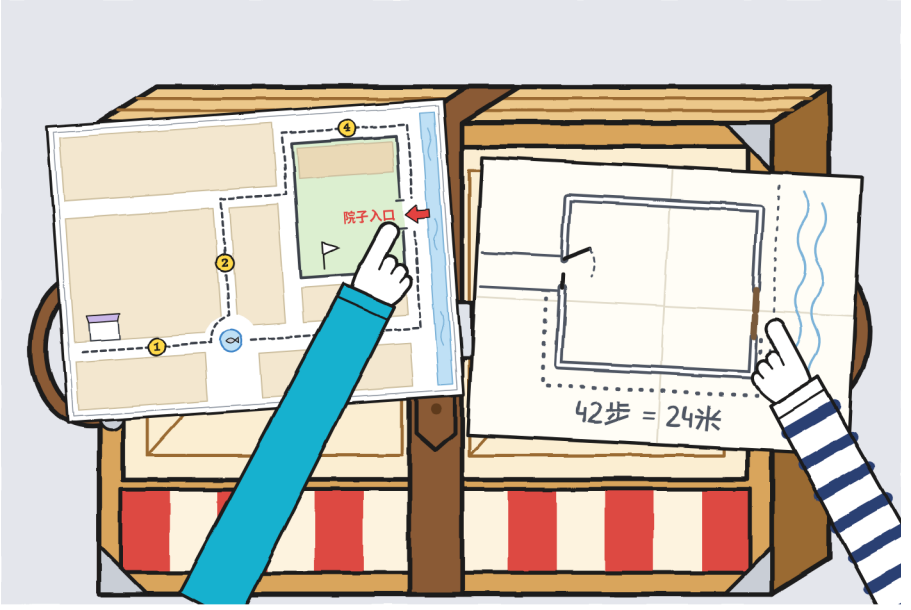
从那儿到栅栏门，是四十二个诺娅的步子。或者二十四个我的米。用她的步子和我的卷尺，可以量完整个街区。

“要告诉艾琳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艾琳在十步以外，拿着文件夹。她全听见了，我敢肯定，她等着我们告诉她，就像等一个人把一句话说完。

“还有别的队，”诺娅说，“不然走路的都会钻进小巷里。和自行车一起。”

我想象了星期六的小巷：五支队伍，各抬各的东西，还有三辆闪电的自行车在一扇门前按铃。



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同意。同意不会留下小杠。

艾琳坐在院子的长椅上，膝盖上摊着所有的地图，用红笔一张一张地改：划掉旧箭头，画两支，一支画着自行车，指向老门，另一支画着一捆东西，指向栅栏门。托尼奥把他的和我的平面图一条线一条线地比。

“闪电本来打算按地图上说的进。”

“你们就从那儿进，”艾琳说，“对自行车来说，地图是对的。碰巧。”

托尼奥看着他的地图，脸上是那种人，发现自己本来就是对的，却什么也没做，这在闪电队里不算分。

我们回到拐角，把第三段重走了一遍，这一回走到栅栏门。胡莉塔和我抬，诺娅指路、开路、提醒，全都同时：

“停！我扶住门！过！”

我们过去了。我填了仪器。在“拐角 → 院子”那一行，我写：古尼和胡莉塔，诺娅，诺娅，在第四个格子里，“诺娅：‘地图不对’”。每个名字，用自己的颜色：铅笔、绿色和青绿色。

这是第一行所有格子都填满的一行。提醒的格子是星期四因为我发明的，由诺娅第一个用。我用我最清楚的字写下了她的名字。

她是用后背顶住的，就像你星期二那样。我来记。 —J.

托尼奥给我们看了他的表。上面，用大写字写着：哪里要重来：

- 星期三：喷泉的转弯，3次。
- 星期五，第1段：没有。
- 第2段：没有（慢）。
- 第3段：入口。不是队的错：是地图的。

底下，划了两道线：“最常重来的不是步子。是指示。”

“最后那句是意见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是数据，”托尼奥说，“在闪电，一个说错的方向要付两次：去的时候，回的时候。”

他戴上头盔，去练他自己的了。第一个拐角，叮铃。



晚上，在店里，玛拉把小剧场收进它的箱子，箱子又变成了一个和所有箱子一样的箱子。盖子落下之前，诺娅看了看搭扣。

“明天，第三个孔。就算解得慢一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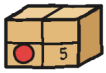
她是看着搭扣说的，不是看着我。那是我出发前说过的话。我没有记在“赢了”里：是她自己决定的，在她自己的时间，那属于另一栏。

我从小杠那个角翻开了笔记本：“没问我就决定了”的四道，底下是我的那道。今天我一道也没画。我用悬在空中的铅笔把一天过了一遍，就像在认可账目之前再过一遍。我数出四次分歧。四次我都大声说了。我赢了一次。

星期五。分歧：4。说出口：4。赢：1。

在它的架子上，6号的箱子还带着它的九个印章。九个。一个也不多。

你赢的那次，是先把小剧场放到地上再讨论。那一次送给你。——J.



第5章

先到重要吗？

星期六我穿上了星期六的橙色T恤。这不是迷信：星期六总会发生事情，我更喜欢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，好拿它们来比较。

“你和笔记本配成一套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
我把笔记本贴在T恤上检查。她说得对，差了一个色度。

十一点，院子的两道门多年来第一次都开着，人从两边进来：自行车从老门进，从运河小巷过来；走路的从栅栏门进，从人行道过来。老门大敞着，看上去比谁都吃惊。围墙之间挂着彩旗，有一张桌子，上面的牌子写着：终点。弗洛拉坐在第一排，带着她的保温瓶，像是来看游行的，还打算留下来看烟火。鞋店阿姨站着，双臂交叉。维拉，抱着面包屑；面包屑的头朝每一样会动的东西转过去，那天早上，样样都在动。围墙顶上，一只喜鹊。没有人请它。

艾琳站到长椅上，吹响了哨子。静了下来，是学校操场那种静，下面有很多声音的静。

“每支队伍把自己的东西抬到这里，经过所有的站点。抬着东西不许跑。谁跑，谁重走那一段。不重走的人，赚时间。”

我一字一字地记了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游戏的规则是写给我的。



名单上有五支队伍，用图钉钉在软木板上：

1. 闪电（佐伊，托尼奥，布鲁诺）
2. 合唱团
3. 将军
4. 缝衣针
5. 诺娅 + 2

闪电带的是一个信封，骑自行车。合唱团，一个乐谱架。象棋组，一副巨大的棋盘。缝纫组，一个没有头的人台。我们的是诺娅星期一写上去的，那时她还不认识我。

“我们是‘诺娅 + 2’，”我对胡莉塔说。

“我是那个2，”她说，“你就是那个加号。”

我看着名字和数字之间的小十字。它从来不是一个符号。我把它记成了一个职务。

每支队伍从自己东西过夜的那扇门出发。给我们发令的是安东尼奥先生，他住得近，也不跑。

在店门口，玛拉从箱子里拿出小剧场，小剧场长到了它上街的大小。诺娅很快扣好了绑带，我们抬了起来。

咔哒。一块板子打开了一拃，像一张想起了什么的嘴。

“放地上，”我说。

没有人争。我们三个一起放下，慢慢地，像里面装着一个鸡蛋。第二次，诺娅不慌不忙地扣好绑带，在第三个孔上，还拉了两下试试。我看了看搭扣，又看了看街。两样都好好的。

安东尼奥先生摘下贝雷帽，猛地往下一挥，当作旗子。

“别慌，”他说，“这样才到得了。”

玛拉押后，腋下夹着空箱子。里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它显得更大。



第一段。胡莉塔指路。

“五步……向左转弯！”

“绑带！”

我们慢慢地绕着瘸鱼转，占满了整个拐角，这时佐伊骑着自行车来了。她是所有人里的第一个。她刹住车，一只脚踩在地上。

“你们先过。抬着东西不能跑。”

她一直等到我们出了弯，才走。我们领先了二十秒。是她自己计的时。

她刹得紧紧的。辫子慢了一点才停。——J.

每一站都盖章在一张卡片上。面包店那站是艾利亚负责，她用沾满面粉的大拇指盖章，使劲按，好像卡片是面团，得让它醒一醒。她在我们的卡片上按了三个白印，每颗脑袋一个，虽然我们到的时候，闪电那张的面粉已经干了。

闪电从我们前面过了三回，每回走不同的街。从小剧场后面看，闪电像一只布谷鸟钟：出来，响一声，钻回去。托尼奥两只手都握着车把，在拐角摇铃。布鲁诺拿着信封。佐伊在前面，在每一站等着，三个人没到齐，她不碰卡片。第二次经过的时候，托尼奥没看表：他看了看我们。这是我那天在他身上见到的最接近意见的东西。



第二段，胡莉塔和诺娅抬，我指路。合唱团超过了我们，带着乐谱架。他们是跑着的。艾琳的哨子响了，她同时在所有地方，合唱团唱着小声的歌回到了喷泉，那是要重走一段时唱的声音。

象棋组超过了我们，棋盘侧着扛，棋子在一个袋子里，响得像冰雹。缝纫组也超过了我们，人台横着，由缝纫组的三个人踮着脚尖抬，像是怕吵醒它。被一个没有头的人台超过，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测量的经历，我试过了。

胡莉塔没有跑。好吧：她的一只脚溜出去了。她又收了回来。

“先到重要吗？”她问。

“标签上没写‘先到’，”诺娅说，“写的是‘折好’。”

“路沿，”我说。

我们抬了上去。

合唱团是唱着重走的。回来的时候，唱得更准了。 —J.



第三段。诺娅指路，到栅栏门。我们把小剧场放在地上。

“谁开门？”胡莉塔问。然后等着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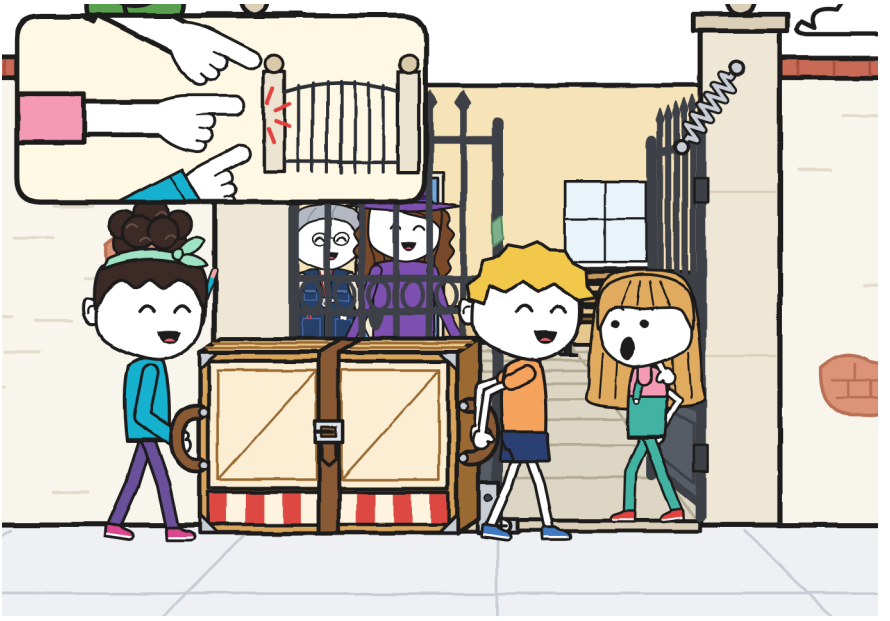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三个同时指了出去。这是这个星期的第三次。星期二，每个人指的是一个地方。星期五，每个人指的是另一个人。这一次，三个人，指向同一个地方：诺娅指栅栏门，胡莉塔指栅栏门，我指栅栏门。然后我们笑了，因为这样决定不了是谁。三条胳膊指着一扇门，是对门的一个非常坚定的意见，对我们自己却一个也没有。

“你，”诺娅和我说。

诺娅回到她的提手。胡莉塔用后背和两只手顶住了门扇，脚站得稳稳的，这一回，没有一只溜走。

“停！我扶住门！过！”

我们过去了。折好的。完整的。





“四十一分钟，”艾琳说。

闪电用了十四分钟。他们三个坐在地上，在自行车旁边，没出汗。佐伊用两根手指向我打招呼；布鲁诺用了整只手。

玛拉带着箱子来了，夹在腋下。艾琳看着地上她院子里的小剧场，折好的，绑带在它的位置，她看了好一会儿，从上到下，像看一个远道而来的人，确认他是完整地到了。她打开文件夹，把登记册的那一页拿给玛拉看：“戏剧工作坊。负责人：艾琳。”

玛拉读它，用她的方式，用手指，先是那一行，再是印章。胡莉塔把绿色记号笔递给她，擦不掉的那支。

“可以，”艾琳说。然后她在标签上签了字。

标签上出现了“已送达”这个词。没有人写它。周围，九个“退件”印章还在，玛拉每一趟旅程一个，而在中间，现在有一个绿色的签名，没打算去任何地方。



艾琳打开中心的清单，好把小剧场登记上。用不着：它已经有自己的一页。上面写着：折叠小剧场 · 待接收，下面，在一个写着“试用”的格子里，有一行旧的，歪歪的，字很难看：

“在院子里试过。折好，能过两道门。打开，不行。 —R.”

我们三个一起凑上去读，凑得太近，脑袋把它遮暗了。

“那是在我负责工作坊以前的事，”艾琳说，“我不知道是谁。”

“我们也不知道，”胡莉塔说，“可我们在一点一点地知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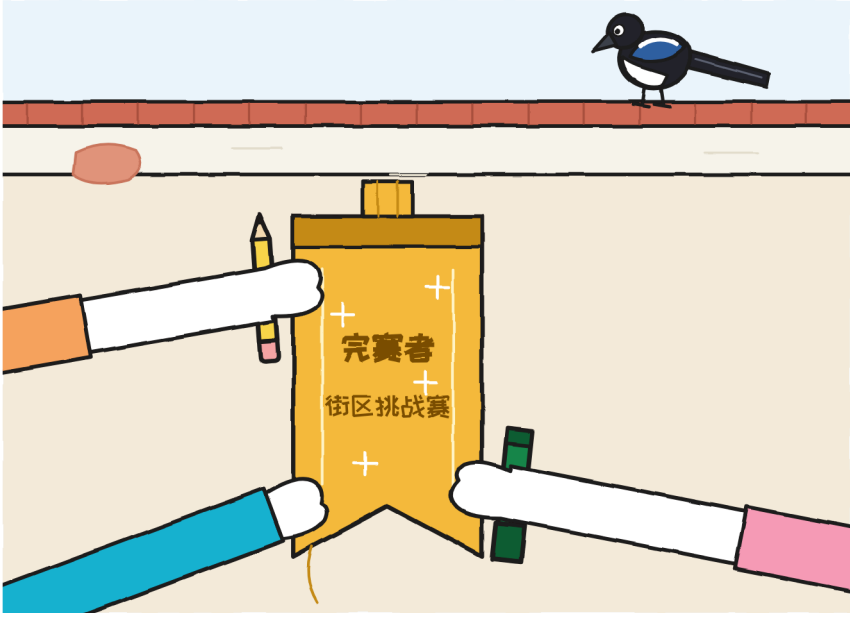
R.来过这个院子，在寄出之前试过小剧场。这一次他量了两道门：栅栏门和老门。R.知道的东西，一行字就装下了。我们却花了一个星期。

艾利亚的门。院子的两道门。他量门。我留着写进档案。 —J.

闪电赢了，一次也没重走。奖品是艾利亚的一个大圆面包，上面用面粉画了一个1。佐伊把它分成三块。布鲁诺的那块和她的一样大；我用眼睛量了，我的眼睛，在面包块上，从不出错。

对于抬着东西完整到达的队伍，艾琳发了一条缎带。我们的我看得很近，因为我们三个一起拿着：一只手握着铅笔，一只握着绿色记号笔，一只穿着青绿色的袖子。是金色的缎子，反光会随着你靠近呼吸而换地方，上面有一个短结，边上已经脱了一根线。上面写着，远远就能读到：完赛者 · 街区挑战赛。

围墙上，喜鹊歪了歪头。我看一张看不懂的平面图时就是这样。



“完赛者就是最后一个到的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是坚持到最后的，”诺娅说。

“我们是最后一个坚持到最后的，”我说，“两个都对。”



“既然在这儿，”艾琳说，“就该启用一下。”

她和玛拉把它打开，手放在边杆上。咔哒，咔哒，咔哒。这是整个星期里，我第一次听它是故意打开的，声音一样：看来小剧场无所谓。

我们在后面。我们有两分钟来编一场演出。诺娅分角色。之前她问：

“谁想少说话？”

我举了手。那是整个挑战赛里最快的一只手。

面包屑从维拉身上挣脱出来，飞了一米，落在一块板子上面，挺得直直的，尾巴正好垂在窗口前面。这个星期，这个窗框里看到过嘴里塞满东西的托尼奥，大街中间的诺娅，睡在棋盘前的安东尼奥先生。现在，是面包屑的尾巴。这个窗框对不该出现的东西，有一双不会看错的眼睛。这就是演出，还没开始呢。

维拉伸直胳膊把它抱了回去，面包屑任她抱着，脸上是“不是我”的表情，是第一天从我这儿学去的。

演出叫“不想进门的包裹”。胡莉塔演玛拉，用一个纸筒当帽子。诺娅演所有的门，只要换一只脚，每扇门就不一样。我演包裹，从窗口探出头。

“作坊？”诺娅说，“这儿，缝纫。”

“退件，”我说。

“作坊？这儿，合唱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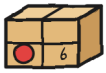
“退件。”

我说了九次。观众数着，合唱团本来就是为此来的，数得很准。第十次，诺娅张开了双臂，我说了另一个词。

谢幕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一起探出窗口。装得下。挤着。我的左耳是胡莉塔的，右耳是诺娅的发髻的。下面，是玛拉，那个戴真帽子的，用两根手指鼓掌。



不用分成几块。要挤在一起。 —J.



第 6 章

比赛结束后，还剩下什么？

下午，我们带着标签回到了店里。诺娅也来了。她站在门口，小本子挂在脖子上，用手指和嘴唇数着货架上的包裹，没出声。

胡莉塔看着那块牌子。然后看着玛拉。

“我可以吗？”

“那是你的牌子。”

她爬上蓝色小凳，划掉15，写上，写得大大的，14。玛拉把标签贴进她的册子，和另外五张放在一起，用手在上面抚了两遍，像抚平一张床单。

门口，诺娅数完了。

“十四，”她说，对着谁也不是。

“十四，”胡莉塔在凳子上说，记号笔还没盖上。

托尼奥带来了成绩表，盖着社区中心的印章，让我抄进笔记本：闪电，十四分钟；将军，二十九；缝衣针，三十三；合唱

团，三十八，其中有一段重走；诺娅 + 2，四十一。我看了两遍。“布鲁诺”完整地在那儿，没被划掉，上面也没有别的东西。我们队的那一行，是诺娅用她的青绿色铅笔改的，没有人要她改：她划掉“+ 2”，在上面写上：诺娅、胡莉塔和古尼。

“星期一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”她说，“好吧。不知道古尼叫什么。”

我拿出R.的档案。上面有十一条线索。我加了一条：“12. 寄出之前，在中心的院子里试过小剧场。在清单里。”托尼奥读了。他也读了他自己的，更下面，待解决：欠我一个解释，他用手指从下面划过去，没碰到墨水。他什么也没划掉。

“他试过小剧场，”他说，“我的铃，他没试过。”

“这个我们不知道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我的铃，哪一份清单里都没有一行字，”托尼奥说。这也是真的。



然后我在柜台上摊开了平面图。好吧：它已经不是折着的了。从星期四起它是摊开着在笔记本里旅行的，从上面伸出来，但它上面有折痕，十字形，像一扇窗，那些是不会消失的。一张平面图记得人们是怎么对待它的。

我用卷尺压住一个角，用铅笔筒压住另一个角。

“它缺你的那部分，”我对诺娅说，“从喷泉往那边。那几条街，我只知道米数。”

这句话我没有排练过。我想过，这不一样：在演出的时候，从窗口探出头，在第六个“退件”和第七个之间。

诺娅看看胡莉塔。胡莉塔看着天花板，这是她不插手的方式，她看得那么有兴趣，是店里的天花板从来没得到过的。

“我可以在上面画吗？”

“我就是为这个给你看的。”

我用两只手把平面图推向她。诺娅从耳朵后面取下铅笔，在空中停了一会儿，没碰纸，像一只手在敲一扇不是自己家的门之前那样。然后落了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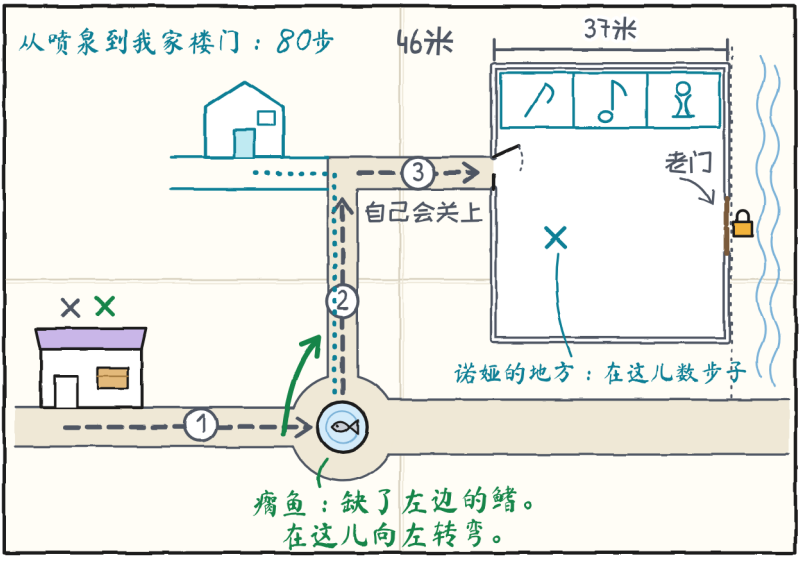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另一支铅笔第一次碰到那张纸。青绿色的笔尖每落下一次，我就把卷尺往它的角上多压一点，虽然平面图根本没打算走。胡莉塔注意到了，什么也没说，这在胡莉塔身上，是一种非常吵的注意。

她添上了她的街，中心的内部，有房间，院子，和连着它们的走廊，还有距离，用步子。她写得又小又直，像每个字都要装进一块地砖里。我把米数写在旁边。“从喷泉到我家楼门：80步，”她写，我在旁边写：“46米”。八十乘五十八，是四十六点四。我往下取了整，出于礼貌。在我的平面图上，第一次有了两种单位，而且没有一种是错的。在院子里，诺娅画了一个青绿色的小十字：“诺娅的位置：在这里数步子”。

胡莉塔再也忍不住了。她拔开记号笔，在喷泉旁边写了，绿色的，没有问许可：“瘸鱼：少了左边的鳍。到这儿向左拐”。在店里我们画了两个小十字，一个铅笔的，一个绿的，挨得那么近，碰在了一起。

上面，平面图的名字是古尼的平面图。在它下面，我写了新名字：街区的平面图（三个人的）。括号是我的主意。括号是我最拿手的东西。

三个人的街区平面图



她们画着的时候，给我讲了瘸鱼的故事。她们两个一起讲的，一人在柜台的一边，我在两边之间转来转去，脑袋像在网边看球赛。很长。没有她们说的那么好。不过现在我知道了。

特别好。只是我们讲得不好：我们互相抢着说。 —J.



胡莉塔从中午起，缎带就系在手腕上。已经掉了三根线。我数了，因为她也在数，每次它挂到背带裤的口袋上，她就小声数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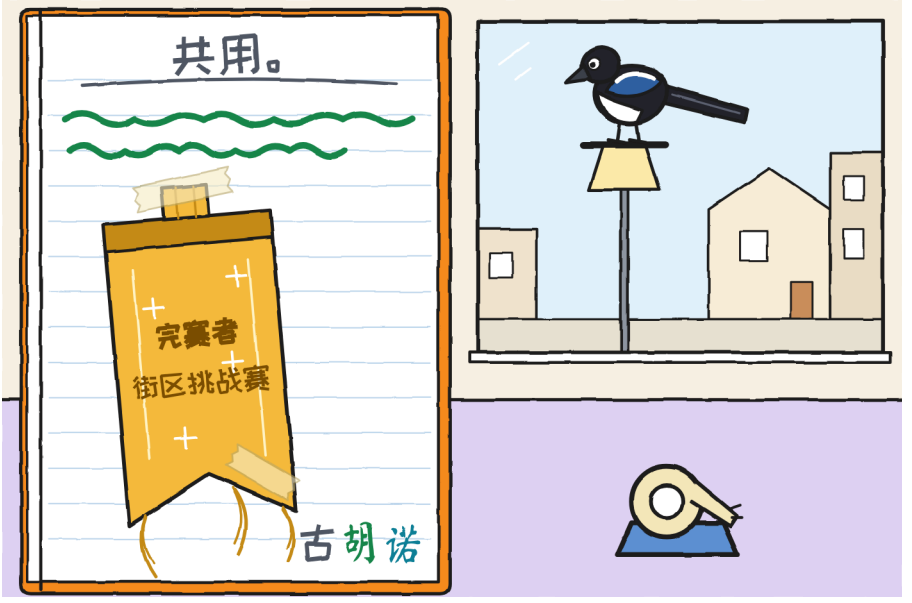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要是留着，到星期一就成流苏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把它收进笔记本里好吗？”

我们把它贴在第一页，在“共用”下面，在占了半页的绿色字下面，每头用一小条胶带。诺娅按住一头，胡莉塔按住另一头，我把两条胶带贴直。结在上面，有点鼓起来；每次有人翻旁边的页，光泽就换一个地方。角上，我们写了三个小小的首字母：G，铅笔；J，绿色；N，青绿色。

我合上笔记本试了试。合得更差了：结鼓着，封面的一个角翘起来一点，像一个没法走的人。我在页边写下“缺陷”，然后又擦掉了。

我把它画了下来，连同它松开的线。要散就散：我不会把它画得比它本来更新。

隔着玻璃，围墙上的那只喜鹊从路灯上看着我们。它看的是缎带，不是我们。我注意到了，因为换了我，也会看同样的东西。



我的笔记本合得没有你的那么好。所以。 —J.

诺娅把页翻回去。她先征求了同意，手摊开在笔记本上，没碰它，我点头说可以。她翻得很慢，一页一页，一页也没跳过：星期二的仪器，星期三的绿色那行，最后一页，带着它的一块围墙和半把锁，星期四的新格子。她翻到了小杠的那个角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她的手离得刚好够盖住它。我没动。

“一笔我记错了的账。”

“那这个呢？”她大声读了出来：“‘栅栏门，一块石头也能顶住’。”

“星期二想的。”

胡莉塔不再让腿在凳子上晃了。托尼奥，在他的箱子上，从表上抬起眼睛，那只表什么也没在计。

“石头不会说‘路沿’，”诺娅说，“也不会说十五次‘停’。”

她说得像她说话的方式，在数数。然后她把页往前翻，又回到缎带那里，像把一本书放回它原来的地方。

我没有擦那些小杠。铅笔的，可以擦，可是我不想。在那句话下面，我画了一块小石头，带着一个对话框。我让它空着。

别擦。它们有一点是我的。—J.



星期天，天亮的时候，诺娅放哨，她家就在中心对面。九点，她给店里送来一张字条。她是数着步子来的，从嘴唇上看得出来。它被折成三等份；我核对了。上面写着，青绿色的，字又小又直：

- 7:38：小剧场，在作坊里，折好。
- 7:44：天亮了。没动。
- 7:50：还是没动。走的步数：零。 —诺娅

她放哨比我好，数数比我好，而且不做面包。三样占了两样。——J.

玛拉把卷帘门拉到一半，让我们进去，我画了货架：十四个包裹，六个空位，连在一起，从1到6，像一排按顺序掉的牙。牌子不用动。

“六，”玛拉说。然后她合上了她的册子。

托尼奥在他的箱子上，戴着头盔，虽然是星期天。诺娅站在门边。没有人叫她坐下，也没有人叫她走。她来是因为她想来，星期一她有排练。



为了结束这本笔记本，我画了小剧场的窗口，空的。

我用尺子画：窗框，收在一边的短幕布，带着木纹的木头。里面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是这个星期里第一扇没有人碰巧路过的窗口，我觉得就这样留一会儿是对的，像听见有人上楼时，把门开着。

我先画了自己，铅笔，在一边，我拍照时站的地方。画自己是最难的事：没法从外面量。我画得很严肃，头发整整齐齐，不是我平时的样子，是我想要的样子。我没有改。我留了足够多的地方。

然后我把笔记本摊开放在柜台上，朝着她们，铅笔横放在上面。我没说为什么。玛拉在后面没看：她开始摆正墨水瓶，那么专心，它们根本不需要。

诺娅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画之前先问了。胡莉塔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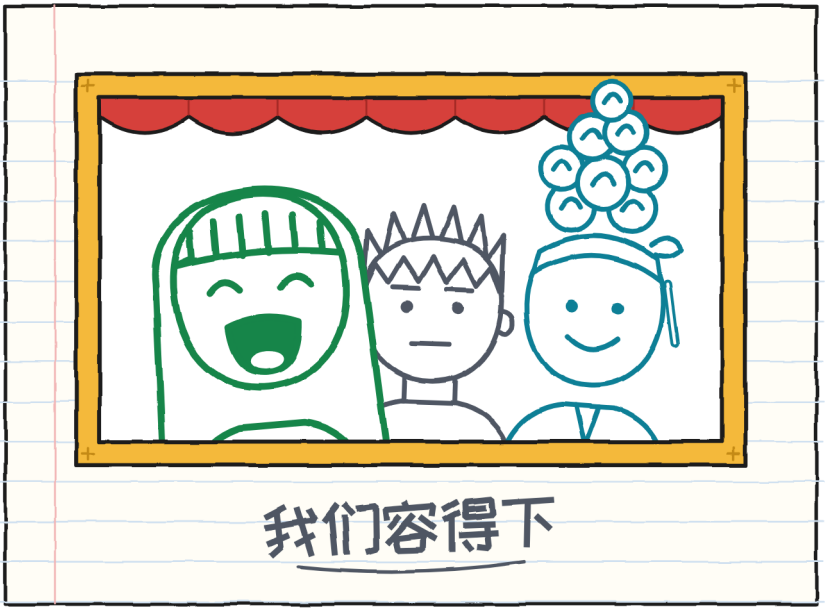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把自己画成了绿色的，张着嘴，比另外两个都大，因为，她说，在现实里她也占更多地方。诺娅用两根手指量了剩下的空位，像她量小东西那样，把自己画了进去，青绿色的。发髻从框的上面冒了出来。她没有改。诺娅在上面总是被框得小，她自己知道。

星期六，在真的窗口里，我们挤着，也装得下。在纸上的那个里，是我画的，留了足够的空位，我们也一样挤着。多出来的地方，没有人用。

下面，用铅笔，我写了一个词：

容得下。

共用就是共用。第一页上写着。——J.



还剩下那张表，我所有的笔记本都用它收尾。这一次我一段一段地做，这是整个星期量过来的方式。

第6次送货。一段一段（谁抬 · 谁指路 · 哪里要重来）：

- 店 → 瘸鱼喷泉：古尼和诺娅 · 胡莉塔 · 喷泉的转弯（三次）。
- 喷泉 → 拐角：胡莉塔和诺娅 · 古尼 · 没有（但是慢）。
- 拐角 → 院子：古尼和胡莉塔 · 诺娅 · 入口：地图是旧的。
- 星期六：三个人 · 三个人，轮流 · 绑带（第二次，在第三个孔上）。
- 在我们之前：玛拉，一个人 · 没有人 · 九趟。
- R.：？ · ？ · 我们不知道。

底下，我画了三人计，四个格子都填满了，三个名字换了位置。

三个格子。好吧，四个。三个名字。没有一个空着。—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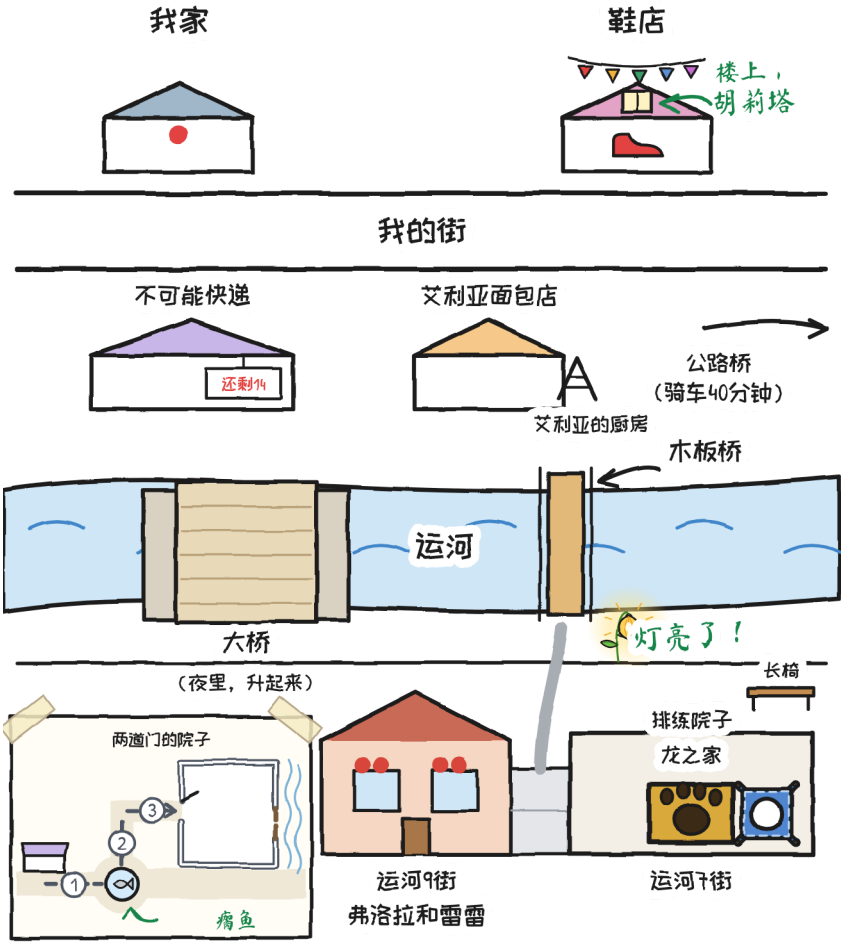
（马上就来）



这一回，标签要的是一个我早已穿上睡衣的钟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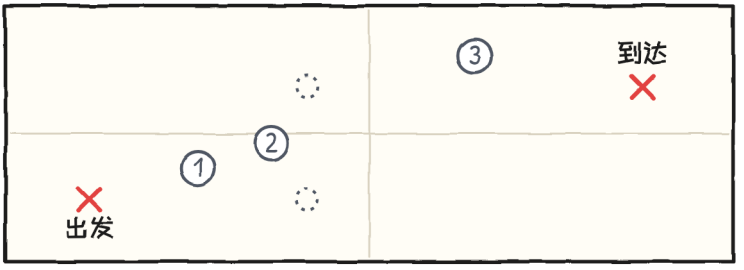
别人都打烊的时候，谁还醒着？除了我。 —J.

街区（第6版）


我家
鞋店
楼上，
胡莉塔
我的街
不可能快递
还剩1个
艾利亚面包店
公路桥
（骑车40分钟）
艾利亚的厨房
木板桥
运河
大桥
灯亮了！
（夜里，升起来）
长椅
两道门的院子
排练院子
龙之家
3
2
1
瘤鱼
运河9街
弗洛拉和雷雷
运河7街

你的行程

谁抬？谁指路？谁开路？谁提醒？



三人计

	抬	指路	开路	提醒
路段1				
路段2				
路段3				

如果某一格里总是同一个名字，就换一换。 —J.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这本书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一页一页地讲这个故事，用的是同样的插图，细节一次比一次丰富；XL是小说：还是同一个故事，只是多了地方，留给古尼心里想了却没说出口的一切。
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XXS：pre-A1 · XS：A1 · S：A2 · M：B1 · L：B2 · XL：B2–C1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个小剧场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 （含L码的练习）

真正的搬运：该怎么做

1. 出发之前，先看一看整条路。
2. 一个人空着手走：开门，提醒大家。
3. 手放在提手上。远离合页和扣件。
4. 抬着东西，不要跑，也不要比赛。
5. 如果有人说“停”，所有人都停下。
6. 先放到地上；再讨论。
7. 大件的东西，要由两个人一起打开和折起，还要有一位成年人在场。

“只在故事里”这个印章标出的，是故事里可能发生、真正的搬运里却不会发生的事。



如果你对路上的情况知道些什么，请提前说出来。 —J.